

# 故乡的冬至

■ 苏良进

傍晚时分,斜阳的余晖洒在宽大的玻璃窗上,天色暗淡下来。我望着日历上那个红圈,冬至,这个一年中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的日子,穿过千里风霜,抵达了这座城市的格子间。

在一年中最长的夜里,所有的思念与孤独,都浓缩成几句心头最简短的诗。我站在高楼的落地窗前,看着城市的霓虹在雨雾中闪烁,突然想起老家那条结冰的小河。

记忆里的冬至,天总是亮得很晚,暗得很早。清晨推开木门,呵出的白气能在冷空气中凝成短暂的云,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,阳光照上去,像撒了一把碎钻,却暖不透那层晶堂的寒凉。我总爱蹲在河边看冰面下的水草,它们被冻得纹丝不动,却又透着一股倔强的绿,仿佛在积蓄着春天的力气。

小河两岸是无垠的田野。冬至前后的田野最是坦诚,褪去了所有华服,只留下黝黑的土地和零星的麦茬。我和小伙伴们会沿着田埂追逐打闹,鞋底沾满湿冷的泥土,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冷。有时会看到野兔从麦田里蹿出来,箭一般掠过冻土,惊起几只麻雀。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,在铅灰色的天空中慢慢散开,那是母亲开始准备冬至的饺子了。田埂边的枯草上结着白霜,摸上去像撒了一层细盐,我们会比赛谁能找到最长的冰挂,然后小心翼翼地掰下来,当成宝剑挥舞,直到手指冻得通红,才肯揣进棉袄袖子里取暖。

母亲的饺子是冬至最温暖的注脚。她总是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,把白菜洗得干干净净,在案板上剁得咚咚响,声音能传到隔壁院子。父亲会坐在灶门前添柴,火光把他

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我最爱趴在桌边看母亲包饺子,她的手指灵活得像跳舞,取一小团面团,在掌心搓成圆球,再用擀面杖擀成圆皮的皮,放上馅料,双手一捏,一个元宝似的饺子就躺在盖帘上了。母亲包的饺子总是大小均匀,边角捏得整整齐齐,像是艺术品。她会在饺子里包上几枚硬币,谁吃到了就预示着来年有好运气的。我和妹妹总是抢着吃,吃到硬币时的惊喜尖叫,能把屋顶的灰尘都震落下来。饺子下锅时,厨房里弥漫着蒸汽和香气,玻璃窗蒙上一层水雾,用手指划开,能看到外面飘起的细碎雪花。那时的饺子,是团圆的味道,是温暖的味

道,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的味道。如今身在异乡,冬至的仪式感早已简化。偶尔会自己煮一碗速冻饺子,却总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

# 那棵老槐树

■ 杨文力

闲下来想故乡,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三合村口那棵老槐树。它就立在路边,等着我们这些游子回家。

还没真正走进村子,就看见了老槐树的影子——不是细弱的枝丫,是铺天盖地的绿,像把整个村子都拢在怀里。据村里的老人讲,这棵树是北宋时期的,一千年了,黄土地把它喂得结实。它的树皮早裂成了深沟,摸上去糙得硌手,像是老人手上暴起的筋,每一道都藏着日子。枝丫往天上伸,歪歪扭扭的,却透着股劲,像要够着云。叶子密得很,阳光漏下来,在地上织出星星点点的斑,风一吹,那些斑就跟着晃,晃得人心里也软。

打我记事起,老槐树下就是村里最热闹的地儿。傍晚时分,炊烟从各家烟囱冒出来,混着饭香飘过

来,乡亲们就端着粗瓷碗往这儿聚。女人们坐在树根上,手里纳着鞋底,线穿过布的声音细细的,嘴里聊着谁家姑娘订了亲,彩礼是几匹布;男人们蹲在一旁,旱烟袋叨在嘴上,烟圈慢悠悠飘起来,话题从地里的麦子长势,说到邻村新添的牛犊。我和小伙伴们最疯,绕着树干跑,把落在地上的槐花捡起来,穿成项链挂在脖子上,或是仰着头数枝丫间的麻雀,数着数着就吵起来,又很快和好,笑声能传到村尾。

后来村里通了路,货车能开进来了,卖烟酒的、收药材花椒的,都在树下支摊子,老槐树就成了村子和外头连着的绳,一头拴着故乡,一头拴着远方。

去年冬天回村,看见老槐树上挂了块铁牌,上面写着“富平县古

树名木保护牌”。堂哥说,现在村里年轻人少了,可不管谁回来,都要到树下坐一会儿,摸一摸树皮,说“这手感,还和小时候一样。”林业部门的人也常来,拿着本子记些什么,给打药、除虫,把这棵老树当宝贝护着。

老槐树是看着村子变的。它见过战乱时逃难的人躲在树下避雨,听过改革开放时村里广播里喊的“包产到户”,如今又看着年轻人拖着行李箱往外走,走的时候会回头望它一眼。它也见过生死轮回,春天的时候,枯枝上冒出新芽,嫩得能掐出水;秋天叶子黄了,落下来铺在地上,踩上去软软的,像一层毯。它从不说话,就那么立着,风来的时候,枝叶沙沙响,像是在说“孩子,根在这儿呢”。

前阵子和姐姐带着她的孙子

窗外的车水马龙替代了田野的空旷,城市的霓虹掩盖了星空的璀璨,再也没有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,没有父亲在灶前添柴的温暖,没有小伙伴们在田埂上追逐的欢笑声。但每当冬至来临,那些记忆就会像潮水般涌来,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有些思念早已刻进了生命的年轮,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夜,都会发出温暖的光芒。在这个最长的夜里,所有的思念都化作了诗行,虽然简短,却字字滚烫。

故乡,就是无论走多远,都永远牵挂的地方;冬至,就是让我们在寒冷中,更加懂得温暖的可贵。我将带着这份思念入眠,梦里一定又回到了那个飘着雪的村庄。城市的灯光依旧璀璨,但我的心,却因为这些简短的思念之诗,变得无比温暖。

回村,他仰着头看老槐树问:“这树会老吗?”我指着树根处刚冒出来的嫩枝说:“你看,它每年都要换一次新叶,就像舅舅爷爷冬天会穿新棉袄一样。”他似懂非懂,捡起一片落在地上的槐树叶,夹进他的小书里。走的时候,他突然跑回去,踮着脚把一颗水果糖塞进树皮的裂缝里,小声说“给你吃,下次我还来。”

我现在住在县城里,窗外是高楼,是水泥地,没有了老槐树的陪伴。累了、烦了的时候,就会闭上眼睛想老槐树下的光影,想乡亲们的笑声,想风穿过树叶的声音。那棵老槐树,早不是一棵普通的树了,它成了我揣在心里的故乡,是我走多远都能回头找到的根。老槐树立在那儿,故乡就还在那儿,等着我回去……

# 落叶的眷恋(外一首)

■ 李昌林

霜降走完了秋天  
风把最后一缕阳光  
埋进我渐黄的脉络  
才懂得,在枝头的日子  
早被岁月摇晃得斑驳灿烂  
曾托过晨露看飞雁  
曾裹过暮色听秋声  
暴雨打弯过叶柄的疼  
如今都成了  
舍不得抠掉的疤  
不怪雨催得急  
早把根的叮嘱  
编进每一道脉络  
把阳光开的花  
插在春天走来的路上  
不怪风的剪刀快  
当大地张开怀抱  
我就蜷起身子  
侧身穿过时间的缝隙  
走是要走了  
得把乡音叠好  
让它熟成明年的新绿  
再碰一碰,栖过的枝丫  
再吻一吻,伴过的草叶  
贴着树根慢慢躺下  
等春风再次点我的名字  
重新回到春暖花开

# 秋熟了

风把夜吹得更薄  
稻穗挂着一颗颗珍珠  
静静地怀着秋天的孩子  
荷花在练习起飞  
桂树开始低声说话  
香气里的重量  
压低所有果树的肥腰  
风,轻轻翻过山脊  
把昨夜月光  
偷偷藏进玉米穗的长发里  
只等中秋,做成月饼的馅  
田野在薄雾里醒来  
稻穗低垂着头  
像在默念一首唐诗  
韵律填满秋天的粮仓  
我伸手  
想要掏出最美的一阙  
却碰到秋风的剪刀  
收割了,一年的收成

# 冬柳

■ 王耀

河岸的垂柳已褪去秋装,  
在十一月的薄雾中,  
将金黄的叶影,  
轻轻铺在渐瘦的水面上。

记得夏日我们曾在此停留,  
柳丝如帘幕轻摇,  
如今只剩下北风,  
翻阅着时光的空寂。

当风拂过林梢,  
万千枝条便扬起,  
洒落一片片往事,  
在初冬的空气里盘旋。

暮色来得匆忙,  
最后的叶影掠过肩头,  
飘向流水的方向。

我站在季节的渡口,  
听见冬天轻盈的脚步,  
正从岁月的彼岸,  
涉水而来。

# 滩涂里的耙声

■ 张永涛

北部湾的风总往车窗缝里钻——不是城市楼群滤过的风,是簕山古渔村的风,裹着咸湿,沾着细沙。

村头木牌的字还亮在我的记忆里:此处嵌在防城港企沙半岛的村落,聚居着七十多户三百余人,大半是李姓。明正统年间,中原李氏“陇西堂”的一支族人辗转渡海,撞见这片蟹形的水风水宝地,滩涂边生着一种簕树,便把“簕山”作了村名;直到2009年伴着旅游开发,才添上“古渔村”的后缀。

初到的午后,滩涂把天空浸成

了透亮的蓝。海水漫过细沙,木桩牵着渔网卡在浅浪里,投下歪扭的影子,远处的渔船是个淡淡的小点,浮在风间。望见滩涂深处有渔民开着三轮车飞速行驶,我才鼓足勇气,踩着没踝的软沙继续前行,鞋子很快湿透,裤腿沾满了泥沙。

老远就看见一个弯曲的身影,走近了才渐渐清晰。那双蓝胶鞋陷在浅泥里,粉花宽檐帽遮着半张脸,脊背弯得像被海风压了多年的木杆,手里的铁耙齿挂着湿沙,脚边歪放着个红塑料桶,桶里堆着半盆青白色的扇贝,裹着细沙,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。我凑过去喊“阿婆”,海风裹着话音撞进浪里,她似乎没听见,依然顾着手中的活儿。我又喊了一声“阿婆”,她才微微侧过脸,耳鬓的白发沾着细盐粒,往前凑了半尺:“你说啥?风大……”我帮她捡拾挖出来的贝壳,好拉近距离再聊天。她的方言裹着咸湿的尾调,三句里我只能抓住“扇贝”“埋沙”“下午来”几个词——后来才拼凑完整:每天后半夜涨潮,中午开始退潮,海水会把扇贝、生蚝这些贝类埋

进细沙;等下午滩涂显露出来,她就提上耙子和桶来刨挖。

她忽然伸手,稳稳捏起一个带螺旋纹的小贝壳,塞进我手里——壳上还沾着她掌心的温度,潮潮的。“好看,拿切(去)。”

我蹲在旁边看了半晌:她的耙子落得轻,一钩一挑,沙里就滚出个完整的贝,手腕的筋绷得紧实。我瞧着新鲜,凑上去笑着问:“阿婆,我能试试不?”她把耙子往我手里一递,我学着她的样子往下钩,力气没收住,铁齿狠狠扎进沙里,一挑就是半捧湿沙——裹着的贝壳要么被翻得更深,要么被齿尖磕破了壳,嫩肉黏着沙粒露在外面。折腾了一阵子,居然没挖到几个像样的。再看阿婆,她让我停下来,弯腰在我挖过的沙里刨了刨,竟然刨出不少,除了扇贝,还有生蚝,颜色、形状都不一样。

眼看她的红桶快堆满,我忽然说:“阿婆,这桶贝我全买了,我和朋友晚上尝尝海鲜。”她愣了愣,皱纹里漾开笑:“这要不了几个钱哦。”我掏口袋才想起没带现金,便说给她扫微信,她却摆摆手说没有

手机。“我先提回民宿,放下就拿现金过来给您,成不?”她把桶往我手里一塞:“没事,你拿去,等你。”话音刚落就转身,耙子又落回沙里,“啦啦”一声,又一个完整的贝滚进了空盆里。

那晚,村口小饭馆的老板娘端上来一盘炒花甲,还有一盆海鲜汤,白汽裹着咸鲜漫出来——正是阿婆挖的贝,和冬瓜同炖,汤清得像退潮后的浅洼,贝肉蜷在壳里。我捧着热汤忽然懂了:阿婆蹲在滩涂里的时辰,从不是生计的妥协,而是把大海的馈赠,一点点剖成手里的贝、碗里的暖。连那声“等你”的信任,都像滩涂的沙,柔软却坚实。

海水不知何时涨了上来,天刚亮时,那一簇枯树孤零零立在水里,已看不见昨天的根,枝丫裸露着,却牢牢扎进滩涂的软泥——像阿婆的背,弯着,却没塌。

原来这世间的“永恒”,从不是高楼的钢筋水泥,而是阿婆跟着潮汐起落的耙声,是枯树扎进软沙的根——是把自己嵌进自然的节奏里,不慌不忙地,让日子长成潮汐的一部分。